雙桂堂稿

雙桂堂稿卷五

蒲川紀大奎

先考行述

嗚呼不孝大奎等自己酉歲奔先妣喪自傷遠遊之罪悔莫可追辛亥服除依依先府君膝下將終身爲色養之計府君不之許也留不孝大參居膝下命不孝大畢大庚與不孝大奎偕行累年以來瀕海逐逐甲寅莅博平不孝大庚始得於是冬歸迎府君乙卯之春日望府君東來嗚呼孰謂府君遽棄不孝等而長逝耶不孝大奎等既不能將母於先今又不能早

爲廻養府君之訃羿櫬導通天遂至於此是尚可以爲人子乎哉是尚可以爲人子乎哉顧念府君生平言行不忍聽其泯沒弗彰不孝大奎等偷生數千里外追憶生平灑血和墨記其大略并追述先妣行事以附驥大人先生之垂覽焉府君姓紀氏諱綸字六經號松軒先世居宜黃大綱里自府君九世祖諱貞昇遷居臨川之龍溪數傳至府君高祖諱文瑞曾祖𥛚庠生諱定國祖考考選縣丞諱宗榮三世皆以好善聞今族黨間猶往往稱道其軼事考國子貢生

贈文林郎雲溪府君諱庭芳字湘洲敦行善道勤䘏孤寡

一如先世故事人稱長者姚花氏
封太孺人以賢德著庶母梅氏恭謹有法度府君兄弟五
人伯父號石潭績學篤行有石潭詩草次即府君花
太孺人出叔父三人俱梅孺人出府君天性孝友日
與伯父暨諸叔父侍先大父大母側一堂之中雍雍
愛敬先大父母顧之甚樂每歲時生日府君與伯父
諸叔父率諸子若孫曾四世男婦數十人拜舞階下
奉觴稱壽秩秩如也歲乙酉先大母病瘧日一發甚
篤醫咸謂不可起府君泣禱求以身代果皆病與先
大母間日迭發數日忽震雷自外入有火如毬至先

大母臥榻前騰躍者三破壁而出府君自牀驚起疾趨至前則先大母已霍然起坐具言所見狀遂皆愈然府君禱甚密惟不孝大奎適見之他盖無知者戊戌不孝大奎以選貢北上先大父母素憐愛大奎念遠行命府君攜往此至京府君以爭名之際易習奔競每日閉戶令讀書作字毋輕出戒曰功名富貴要須得之自然不可以非道求不可以倖途進是歲奉
旨朝考入等者皆得充四庫全書館謄錄於是不孝大奎留京劾力府君念親老遂馳歸諭曰汝宜恪愼供職毋忘前戒也次年巳亥恭遇

恩科不孝大奎舉順天鄉薦仍留館供職乙巳春報滿以
知縣議敘引
見旋山左得給假省親三月至家隨府君與伯父日侍先
大父母敬聆居官立身之道兩世提命咸以不負
君恩不忝家訓爲諄諄四月假滿束裝先大父母以不孝
大奎初試仕版復命府君同往府君以侍養不忍離
因命之行丙午試篆商河府君諭曰親民之官以勤
爲要又曰以愛民爲本以寬猛兼濟爲愛民之用不
孝大奎謹識之不敢忘商俗敝刁健案牘叢積每日
次第辦剔至夜分府君必視其所判無冤抑乃就寢

先是惠民陽信諸邑訛言紛起謂是歲商民且不靖民甚恐府君命不孝大奎廉於鄉且日曉諭所以保斯民無他者是時幕且虛矣或謂府君盍去諸府君曰胡然民方恃有司以無恐而有司顧且避其親是滋之懼也時德州諸營咸以兵來府君命不孝亟返之曰毋恐斯民則皆去民聞之迺大安訛言遂息一日府君方食忽語不孝大奎曰吾心動兩親甚思我也時仲子大要及不孝大參在署府君命勉力善佐爾兄趣裝疾馳歸先大父母喜甚備言一月以來思念甚至先大父手捋府君鬚曰日月遞邁歲年不再

得也府君欷歔泣下歸月餘先大父無疾而逝府君哀痛如不欲生次年丁未 不孝大奎補邱縣 不孝大畢自家來邱具言府君暨先妣以先大母年老不允迎養 不孝等既不得遂孺慕之私每夜中相計議不能自安而 大畢以積勞之餘遂悒悒成疾己酉先妣訃至 不孝等自恨逼天之罪無所逃免匍匐歸里數月而大畢卒府君以先妣多內功力尤善事先大母乃忽然長逝而大畢又以思母成疾相繼而歿以重爲先大母憂每與 不孝等言之未嘗不悲痛失聲也

是歲庚戌恭遇

覃恩以不孝大奎七品職
貤贈先大父文林郎先大母
貤封太孺人
勅封府君文林郎
勅贈先妣孺人先大母是時年九十二府君與伯父委曲
承歡辛亥春先大母亦無疾而逝府君盡哀盡禮時
伯父伯母年皆七十餘府君慮其過傷輒引禮哀麻
在身之文相爲哀慰每夕依依追述先大父母音容
及生平行事忠厚慈祥諄諄不孝等宜兢兢以不墜家
聲爲念不孝等侍側常至夜分至今猶凛然在耳也

是年十月先妣服闋不孝大奎例得仍需次山左時府君方守制逆知不可就養以故不孝大奎戀戀無行意府君責以服官大義屢趣之行於是壬子三月不孝大奎以府君命偕同不孝大兆大庚求裴拜辭府君諭不孝大奎曰凡事難於有恒者以熟則易心生也汝前令邱邑幸免隕越此行益宜憂勤敬畏常如不克勝任則吾無憂矣諭不孝大兆大庚曰汝仲兄大夔昔在商河佐理庶務吾見其勤勞小心今不幸早逝汝等宜勉力善佐汝兄吾體尚健大參粗能事我汝等無念也不孝等泣而識之嗚呼孰謂此語

諄諄竟爲長訣之言哉閏四月不孝等至山左秋冬

再署昌樂是歲不孝大奎以次補博平青州郡憲固

請留昌樂癸丑七月改署棲霞九月再改福山府君

寄諭云瀕海之區兹宜善治之俟汝至博平吾當東

來遂汝等侍養之心也甲寅三月如赴博平任是冬

不孝大庚歸迎府君於乙卯三月起行嗚呼孰謂府

君舟次玉山十四日忽得痰疾至十六日遂不起不

孝大奎大畢遠在數千里外不孝大參又未隨行病

不獲侍湯藥殁不獲親含斂惟不孝大庚暨諸孫及

子婦輩在側而已不孝大奎等自此雖碎骨糜身不

足以贖逋天之罪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府君狀貌魁偉自幼崖峭壁立於人無所附和一試不利卽澹意進取酒如也初喜吟詠與伯父唱和無虛日一時好事者樂與訓贈府君以爲煩遂不復作惟日玩書史以自娛暇則蒔花疏圃尤愛菊少時嘗聚至數十種酌酒嘯玩人以爲有五柳之風性剛直常面折人過然平居接人和易人每樂親之待宗族尤惇睦敬老懷幼族間事無大小咸以質府君雖婦人孺子見府君靡不肅然起敬也常念九世祖始遷龍溪顧祠尙未立且無可藉手私計族氏貧匱故多山以膳溪

故樵牧躪蹂率難封殖因爲立約擇勤事數人更番
防守以三年內葬剔所餘歸之公公私咸以爲便久
之諸山彌望蓊蔚府君計三年之餘權其子母而積
累之十年而祠成又嘗與伯父考訂世系修正宗譜
府君幼聞九世祖始遷時其兄從光公先自大綱遷
徙臨之河埠間檢閱先世譜系略無記載因訪其後
裔遍稽諸先塋磨洗舊石參互考核歷歷得其世次
編諸譜乘其不可比附者別爲一卷以存之族咸以
府君蒐遺補墜之功爲不可及云府君嘗謂不孝等
曰范文正公置義田贍宗族後世往往效之汝曹他

日稍得成名倘能法此意是吾願也不孝等誌之於
心然竟不克如府君願迄今思府君言以爲悲愧不
孝之罪可勝言哉府君治家嚴肅以敬義名其堂每
夕府君未寢不孝等不敢入私室閨門內外無或有
諱言遽色者教不孝等讀書以反諸身心爲本不孝
大奎初應童子試即戒之曰應試乃學問之見端出
身之始事人品邪正即於此分倘勤襲浮爛倖希躐
進是爲無志之士也又曰小子初學涉世毋輕偎毋
欺罔處心積慮必以謙待人接物必以誠言語必以
信卷面書寫年歲必以實無在而非學也辛巳府君

命不孝大奎率大斗大參等讀書家塾以其不獲從
師游而或不知所提撕也大揭愼獨二字於齋中又
以不孝等資質局塞而慮無以知夫愼與嚴之所以
爲廣胖也則淫之以邵子心安吟曰心安身自安身
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
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謂不孝等曰惟
能愼然後能安此汝師也已而君嗜邵子先天之學
不孝等每侍食輒示之易象或以筯畫或以錢布作
先後天往來逆順圖書經緯錯綜乘除生克十二月
辟卦消長三十六宮往來六十四卦八宮變化等象

甚悉然未嘗與他人言人固不知府君之善易也乃
至天文音律醫卜地理諸書靡不通曉亦輒不輕言
常謂不孝等讀古人書宜求自得不務人知大抵志
在師古力行上也志窮經義次也志務博聞又次也
志在利名斯已矣又常謂周易開首一乾字包括萬
象學者之乾則由自强始汝等不知自强直不須更
說矣又常謂論語開首一章時習朋來有元亨意思
不知不慍有利貞意思大要爲學功夫終身祇是一
箇乾又常謂時文所以使人終身不忘聖賢語汝曹
要知讀四子書便當凛然如聖賢諄諄告我不但是

講究其句如何倣口氣某字如何描虛神要知讀書意思果親切作文自然也親切又常謂朱子註中每有讀者宜致思焉學者宜盡心焉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學者於此及求諸身而自得之等語朱子處處喫緊爲人汝輩不可口頭滑過又常謂小學近思錄等書不可不熟玩又常舉史傳中事教 不孝等揣摩古人心跡及事後成敗得失之幾又常歷舉古人忠佞邪正相反相似之際一一辨別孰爲可法孰爲可戒以及綱常節義危難險阻中可感可誦諸大端故事令 不孝等熟聽熟聞每謂 不孝等心術不端苟富貴

適爲祖宗玷蓋不孝等自弱冠以前日侍府君側所得聞於庭訓者不可殫述咸恨委靡無狀不能勉力行之以無失墜又不克悉記當日之言因循積久奔走遺忘僅彷彿其大略如此方冀府君來博猶得日聞訓誨如曩昔幼年時不孝等咸將執筆敬錄以厲諸終身以傳諸孫子孰謂罪深祜薄乃遂遘此鞠凶耶回憶趨承提命日夜在側當時若將視爲常然寧知遠遊日多事親日少荏苒蹉跎以至於此耶嗚呼不孝之罪眞不可勝誅矣眞不可勝誅矣府君卒於乾隆六十年三月十六丁卯日丑時距生雍正六年

十月十八乙未日亥時年六十有八配先妣何孺人

副室林氏

先妣孺人姓何氏家世臨川古崇里父諱灝宁篤學能文何義門先生嘗評叙其全稿王曠五先生見之歎曰時文若傳此人定以文名世由進士歷知直隸行唐慶雲平谷等縣以惠政聞母曰鄧孺人先妣自幼遍知大義以端靜純謹稱於其家父母咸篤愛之年十九歸於府君府君故澹然物外不以世累攖心先妣爲區畫家務纖悉必當逮事先大父母四十餘年佐府君以孝養恭謹篤至不以衰先大父食指日

繁家漸窘先妣宜家女顧善處貧中夜紡績無虛日奉舅姑旨甘衣帛必備而自處虀粥敝褸泊如也暇則與伯母暨諸叔母日侍先大母側相與溫溫言中饋事甚得先大母歡先大母於姻婭往來每常稱道先妣之賢伯母暨諸叔母亦極愛先妣雍雍無間言以故姻族間稱知禮嫻內則者咸推先妣爲能不媿云先妣素知書不孝大奎甫四歲即教之識字府君遂令日誦國風幾半外大父數命先妣攜往以爲喜比五歲入塾則終日懵然不能記一字府君謂先妣是子何頓癡若此自是家人咸以癡兒呼之先妣鬱

鬱不樂毎歲時歸寧外大父必問外孫輩讀書狀且言當攜來先妣爲之閒然亦終不攜往歸則召而訓之歎曰癡兒何日了了也然府君與先妣終不以頑鈍棄之延師課讀雖貧不輟每歲自元旦三日以外即扃戶令溫習訓故漸積於口講指畫激厲於鞭撻懲創之中者十年猶未能知所愧奮歲己卯外大父病革謂先妣速攜外孫來此往已不能言越數日卒先妣哀慟幾絕又私念兒癡不能副外公期望意益大慟不能已不孝大奎聽之心觸觸焉自恨庸劣暴棄貽親憂若此何面目人世也自是歸發憤自誓與

大棐等交相勸勉已而家計日窘不復能延師先妣語府君曰省嘗聞吾父言人資質不同儘有督責太急滋不堪受者是子或竟若此今既不克延師盍令兒輩聚處塾中聽其自爲尋究但勿令作輟耳府君曰然吾有以處之遂發書庋塾中任所觀也 不孝大奎於是日縱覽架上書至終夕與大棐兩人或竟不寢且日誦大鼎大參等讀書爲樂先妣稍慰自是府君每食必令 不孝等 侍側隨舉所讀經書疑義以詢不孝 聞對以巳意府君首頷之先妣曰倘心中常了了貌雖癡黠亦吉也甲申 不孝大奎 應府試第一先妣

曰昔汝外祖府試第一文章一時傳誦汝文知不逮然詫慰我心痛汝外祖不及見也語畢泣下乙酉不孝大奎補郡弟子員先妣告府君曰兒輩稍知嚮往吾父尙多藏書盍令往讀府君遂命不孝等往讀舅家書先妣諭曰嘗聞汝外祖自言生平所著書已刻增訂蘇批孟子及楚辭評註此外尙有大學中庸論文太極動靜說檀弓樂記批注等書索解人不易得囑舅氏善藏之又嘗言讀書不識理義之奧縱多亦書廚耳汝曹博覽之餘宜自窮未刻諸書研求所得毋蹈外祖書廚之誚也先妣素喜道外大父軼事以

爲不孝等 訓嘗言外大父少極貧日惟兩粥讀書廿

苦冥冥至不識昏曉寒暖之節狀類癡同輩相率笑

之輒不以爲意因謂不孝大奎汝狀癡酷似外祖篤

學恐不如也謂大婁汝小時外祖嘗言他日當有俠

氣慷慨里閭間然吾嘗見汝待人或失之剛急汝當

知斂抑也謂不孝大畢大䇿大庚俱性喜馳騖嘗聞

汝外祖言人當居常有静氣飛揚浮躁非子弟所宜

也宜謹之葢凡先妣諄諄訓不孝等得於外大父之

言爲尤多云先妣生七子而夭其二其穎異者曰大

德五歲讀書過口不忘閭里兒受書輒默坐聽之聽

畢踊誦不遺一字壬午年七歲而殤先妣與府君痛惜不能已不孝大奎大載私禱於先祖求大德轉生復爲先妣子先妣固未知也次年大翼生前一夕先妣夢大德歸來攜兒府君府君熟視曰是兒又將殆我也已而大翼笑言狀貌顏與皆絶類大德先妣每念夢中府君言輒不懌比三歲果亡先妣悲悼之忠二十餘年未嘗去諸懷往往述其事以爲痛不孝等亦終不敢言私禱事也乙未丙申間家貧益甚或竟日不炊先妣澹然安之嘗與府君同謂不孝等曰汝曹雖雍雍既翕能終始不渝雖貧我二人固樂也又勉

諭不孝等謂富貴何常但讀書不可懶耳然不孝大奎戌戌之北上也先妣則又誡曰我聞窮達有命汝慎毋以家貧故詘身求富貴以爲祖父羞不孝大奎聽之悚然在京數載常書此語於座右以自儆不孝嘗有句云祇緣親老聊干祿肯以家貧遂辱身蓋深有感於先妣之言也乙巳之歸也先妣以兒遠離七載猶幸舅姑髦年及見孫得叨祿以歸悲喜交集然是時先妣容甚癯瘁以七載思兒甚苦至此不孝大奎惟吞涕痛自責先妣又以先大父母年老不忍就養山左但勉諭好居官宜法外祖清慎以慰我思語畢哽咽不孝大奎不得已束裝泣辭嗚

呼七載歸來甫承歡一月孰謂竟爲長訣之行哉丁未先大母病足癬先妣日夜周旋左右疾痛疴癢咸適先大母甚悅之雖頃刻不見必張望四顧至則怡然竟日曰汝毋去我側也戊申冬先妣患瘖疾己酉春漸劇五月不孝大奎等始聞信驚駭令不孝大參亟馳歸閏五月先妣竟不起不孝大奎大夔大舉皆在邸訃至創遽不知所爲大夔時患瘰癧驚甚力疾先歸大奎大舉以交代事竣始得歸大夔既歸以哀痛病益甚庚戌七月遂卒嗚呼夔我之哀常棣之痛交集一時至今數載不孝等每思當日情形不知我

生之何以倖存也是歲恭遇
覃恩
勑贈先妣孺人兩世邀榮而先妣已不及見矣嗚呼痛哉
嗚呼痛哉不孝大奎猶憶己酉正月在濟南時遇同
年蔣君知廉詢其昔年割臂療父病狀爲之心動是
夜左臂一痕如劍色殷亦痛甚次日示蔣君以爲異
蓋是時先妣方病不孝大奎虛生此臂不能如蔣君
療其父疾鬼神殆陰警之而大奎昏冥罔覺不能節
乞假歸比得家書始知母病又輒以書中飾言漸痊
遂又昏冥罔覺不能亟爲之計則是不孝之罪無所

逃於神明未幾而訃音至矣嗚呼是倘可以爲人子

乎哉是倘可以爲人子乎哉先妣性仁厚平居莊穆寡言笑訓子婦戒婢獲未嘗有厲色而長幼內外秩然敬畏喧笑疾言之聲不聞於梱府君素嚴毅先妣恭順婦道相敬如賓數十年未嘗有所忤人或以爲難先妣歿府君悲悼歔欷不能已自先大母以下無不痛惜歎傷伯母鄒孺人與先妣尤善相敬愛每與不孝等言及先妣行事輒流涕嗚咽不自勝謂先妣德性之純厚容貌辭氣之温恭咸宜登上壽不意其遂長逝也先妣生於雍正五年六月十九甲辰日亥

時卒於乾隆五十四年閏五月初三戊子日戌時年六十有三嗚呼自先妣之歿至今七年不孝等偷生作孽不自殞亡又遭府君之喪回憶先妣慟哭外大父時不孝等始感激知所發憤日夜侍府君與先妣側熟聞訓誨諄諄不孝等得不終淪棄比今竊祿以養不數年間先妣與府君後先見背均惟不孝大庚得覗含斂不孝大奎等伺伺綿痛而次第奔喪望閭則哀而已至門則哀而已至堂則哀而已而府君與先妣之音容不可復覩矣府君與先妣之訓誨不可復聞矣缾罍之恥風樹之悲盡身歷之而後知其言之

甚痛若此也嗚呼　不孝等　倘忍言之哉倘忍言之哉
府君子男七人長即不孝大奎次大婁四十三歲卒
次大畢次大參次大德殤次大翼殤幼大庚孫男應
鐙應鋛大婁出應錯大畢出應鏐大庚出女二人壻
太學生鄒際達李璧文孫女六人長適宜黃縣學生
鄧廷銓餘俱幼　不孝大奎等　苫塊餘生語無次第粗
述梗概伏冀大人先生賜之銘誄以光泉壤　不孝等
感且不朽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不孝大奎　奔喪回籍家人爲言府君別墅中手植
卉木千餘本於三月十四日一夕盡枯暨迎柩回

遵遺命暫停別墅數日枯卉復青嗚呼府君和氣

正性藹然與物皆春故其逝也能令草木爲之慼

枯若此因泣血而附識之

先大父墓誌　伯父石潭先生命代作

府君姓紀氏諱庭芳字湘洲別號雲溪先世自宜黃大綱里遷居臨川之龍溪至府君凡九世弱冠以例貢將赴成均會遽遭先大父之喪而止自是獨力經理其家黽勉奉母不復爲進取計素以高義聞於鄉爲郡守唐公邑侯李公器重然未嘗一至其室唐公嘗以歲歉運粟宜黃里民丐粟公曰得紀某一言可矣府君卽詣州具言毗灾狀公曰君誠長者遂留粟悉令府君經紀其事府君按戶口老弱稱其多寡人咸以爲平鄰饒氏有嫠婦欲撫其襁褓而慮難自給

府君歲給粟以堅其志先是吾家世多好義有族伯
母曾早寡先大父給粟撫其二孤皆成立又嘗有出
妻者爲完聚鬻子者爲歸贖府君曰吾他日當如是
王是恐踵行之生平未嘗不喜捨而不惑於福田利
益之說未嘗不禮敬神明而無所諂瀆刎流衲子不
得至其門歲時家廟祭祀禮容篤敬觀者肅然至老
未嘗懈接人無長幼溫溫多喜色人有過誤婉顏正
之微辭澹語輒能使人愉悅盎府君胸無城府語妙
天機一時名輩類樂與之往還謂不啻挹和風飲醇
醪也居君恒教子孫讀書惟譁然各隨資質上下不苟

繩急束甫近六旬區畫家事悉以畀諸子徜徉別墅看書飲酒以終其身生康熙庚辰十二月二十七日亥時卒於乾隆丙午十一月十八日酉時府君素無疾未嘗親藥餌卒之夕正衾席安卧而逝享年八十有七配先妣花氏恭儉仁慈持家有法後府君五年卒庶母梅氏先二年卒府君嘗語先妣曰吾弱而孤終鮮兄弟惴惴恐不能以立今吾夫婦結褵六十餘載子息漸多非先人之德不及此然吾於此恆益惴惴也葢府君子男五人孫二十一人曾孫二十二人元孫四人女一人府君與先妣咸躋耄耋親見一門

五世毋常思析薪負荷之戒教不孝等飭躬砥行毓
毓以無忘先德爲念云卒之四年恭遇
覃恩以第五孫大奎七品職
貤贈文林郎先妣
貤封太孺人嘉慶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葬府君於本里王
家嶮燕巢形首甲趾庚距先妣暨庶母月形墓之東
南不半里距月形仲春之葬期二百五十有五日孤
哀子六書等泣血誌其壙嗚呼過時之葬非得已也
卑濕之鄉水蟻之患不可以不慎故遲之又久若此
昊天罔極可勝痛哉

大奎逮事祖父母四十餘年兒時每自塾歸公必
問讀書幾何或粗解字訓一二語偶音誤則正之
又教以拇指從掌上輪轉四聲概舉四書詩中首
義反切一一教之比例諸孫曾或不能皆就塾師
則公每自督之未嘗有所扑抶顧羣兒自晨入讀
書聲琅琅不輟薄暮則圍膝前爭搥背搔癢各以數
多寡次第更番嘻嘻踴躍公亦殊樂之不厭也居
常喜言處世姻睦之道又常論天道人事消長盛
衰之故謂歲月如流人生適意境不可恃當知榮
悴在天樹立在人又常論人情反覆善惡報應舉

生平所歷變故及他諸故事可徵者謂天道可畏歷歷不爽又常述先世以來言行之可爲子孫法者且曰宜勿忘大奎習聞之久每常惕厲於心今都能記其語也每夕與太孺人溫溫相對如與賓客婣亞語太孺人恭謹和惠數十年飲食起居未嘗見一惰容公卒之夕起溲踉笑謂太孺人曰我去若且留他時當迓汝也太孺人朝夕慟哭不食飲者數日時年八十八家人惶措不知所爲太孺人竟無恙又五年卒歛之日笑容若生大奎羈在都七載不克歸思大父母年老晨夕泝淫淫不能

已嘗禱於神得前三三後三三之句意或以九十前後三載之應其後公果年八十七太孺人年九十三吁今大奎髮白齒落忽忽固已衰矣憶擡齎挑背將事未嘗不依依嬰寐間也嗚呼其可復得耶其可復得耶

季舅氏太學生積亭何公墓表

公既葬之三年嗣子廷瑚偕其弟廷連等踵門請於奎曰先子之疾革也以不見吾子爲恨謂不肖墓文不可以他屬顧前者吾子儼然衰絰之中不致以誌請今釋服需次山左行有日矣瑚等不肖懼無以表先子之墓吾子其可以無言嗚呼大奎不孝庚戌之歸也既哭吾母又哭吾舅氏摧痛於心終身莫可釋安忍執筆表吾舅氏之墓哉雖然遺命也其可以無言公姓何氏世居臨川九十八都古崇源外大父儀峯公以進士歷知直隸行唐慶雲平谷等縣以惠政聞初配洪孺人生伯舅氏星南先生繼配鄧孺

人生先毋暨季舅氏卽公也公喜屬文饑峯公於文無所
許可獨喜公得古人蹊徑入太學屢躓棘闈饑峯公卒遂
絕意功名徜徉山居泊如也性仁厚虛懷善下待人溫溫
然若春風之煦物鄉人士靡不愛之生平孝友肫切事伯
舅氏極恭尤篤敬先毋大奎年稍長以毋命就舅氏家博
觀書籍公發諸史命朗誦其側坐而聽之日凡數卷每至
運會升降倫類常變之間忠臣孝子畸人節士可感可泣
之際公肅然以起慨然以歎又喜大奎能疾句讀聲瑱瑱
然一傳畢輒曰孺子竟可於是命廷瑚廷連等受訓故以
迄學爲詩文凡十載嘗語大奎及諸子曰士當以器量爲

先文辭爲後陳寔王勃等傳不可不熟觀也時亦相勗爲
文大奎喜泛涉或出入繩律公壘壁極嚴一藝畢必取先
正文證其得失回環莊誦數十過不休大奎從旁聽之未
嘗不爽然自失也居恒每念大奎貧望奎之克有成立也
甚於望諸子奎數困南闈蹇日甚則又曰子無患不仕但
窮通有時且當逆來順受不可有怨尤之心耳比大奎官
山左時兩親以先祖母年老不允迎養戊申遣人迎舅氏
公途涉過江濤風湧慨然曰甥之祿仕宜也余何爲以遺
體行殆遂亦不果至嗚呼孰謂次年之夏先母遽棄養比
秋舅氏又卒此大奎所以痛極摧心終身莫可釋者也公

諱閎字旟卲積亭其號生於雍正壬子八月十二日丙寅
卒於乾隆己酉九月十三月丙申娶黃孺人乾隆癸未卒
繼娶江氏甫一載卒又繼娶楊氏先公兩月卒子六廷瑚
廷連邑庠生黃孺人出餘楊孺人出孫十人女二人先是
公自卜壙於本里大山祖塋之東偏黃孺人之歿也葬其
左至是遺命合葬於是廷瑚等於庚戌十一月丁酉如其
命葬焉首庚趾甲公居中黃孺人左楊孺人右先儒或謂
夫婦合葬繼室不當與其說也拘或謂地道尚右夫右而
婦左繼室又左其說也謬廷瑚等能不疑於拘謬之見遵
治命以葬其親可謂能子矣遂書以表之

鄉飲大賓余公暨弟太學公墓表

宜黃鄉飲大賓余公諱兆芳字涵青為予外舅太學生酉獲公諱兆麟之伯兄公兄弟四人太學公居第三皆以孝友稱自公考克敵公以上數世為名諸生以一經名其堂至是食指日繁公以仲季方肆力於學因與太學公悉心經理家政不憚勞瘁以故兩人於昆季中變尤篤至老共處一堂不忍一日離其他謹身飭行講讓敦仁一切事悉相類鄉飲公生康熙辛巳十二月廿二日甲戌卒於乾隆丁酉二月廿八日甲子年七十有七太學公生康熙癸巳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卒於乾隆辛亥四月初八日壬子年

七十有九皆親見孫曾四世男婦數十人於是鄉飲公諸
孫太學公諸子咸議必得善地可同安體魄一如生時依
倚共處爲無憾巳而果得吉壤於本里川坳之陽於嘉慶
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丁丑同日而窆之觀者環視土色精華
衆山盤鬱如從後將必大相與咨嗟感歎謂天之報善人尤
莧先孝友恭於茲而益信自大垄爲鄉飲公姪壻見鄉飲
公行事十有六年太學公行事三十年如一日至今猶令
人感歎藉藉若此遂書其事以表於墓石俾夫覽者油然
皆有所興起云

易孝子母黃氏墓表

余鄉易氏有孝子廬於其母之墓者自其家至墓十餘里旦而歸夕而往大雨雪迅雷烈風不少避余聞之愀然以悲悚然以敬也易氏在臨川西七都官山里士彬彬多行誼余廣詢孝子之行於其族之賢者僉曰孝子痛其父與其兄之既逝慮無以慰母心所以竭力務得其歡者無不至也母卒孝子寢苫柩側旦且哀號盡鄰里不忍聞也而以迄於葬其廬墓也衆哀其過苦相與力沮之不得已也則期以一年於是非之者曰廬墓非古也忘身非孝也孝子則唯唯謝不知也譽之者曰廬墓至行也孝大名也孝

子則亦唯唯謝不知也孝子性愿慤平居力田為業自其幼也沌沌然類一無知者其父名之曰石至今人皆以石呼之也余曰有是哉孝子之心蓋如石也非之不沮譽之不悅也夫人莫忠乎有所為而為之孝子率性而行彼其心知有母而已豈其有羨於古人之固嘗為是者而欲效之也抑余於是有以徵其母之必賢母也僉曰然自其母之嬪於吾族也恭儉勤勞數十年如一日也好善之篤至於老而不衰也余謂諸君天之報善人不爽也余觀傳記所載忠臣孝子名儒碩士大都出於積善之門善之不可不立如是也幸為我語孝子以狀來余當碣其墓孝子於

是泣涕嗚咽狀其母如族人之云按母姓黃氏系出崇仁十八都古溪里爲易公雲龍之妻公先母二十年卒母生於雍正甲辰六月二十三日甲午卒於乾隆庚戌十一月初四日庚辰年六十有七子二人長可宗先十四年卒幼銳宗即孝子也孫三人長出者二孝子出者一孝子於壬子歲正月初七日葬母於百六都獅子形酉山卯向於是紀子大奎爲表其碣曰嗚呼是爲臨川易孝子母黃氏之墓庶幾覽於此者藹然益興起其孝弟之心而爲善者亦相與益篤其志於不倦則孝子之所及與孝子之母之所及爲不泐矣採風者將於是有取也

余又聞孝子初廬墓時蚊蚋攢集羣蜂薨薨至殆不可寢孝子向墓祝遂不復有又常有巨蛇臥寢處然不毒孝子孝子亦不懼也所插桐杖生枝葉一日山水暴漲孝子夜至隔溪號慟未幾厲衣竟過若有物掖之者至行所感若此其後卒廬墓三年云

龔公桂園墓表

龔公桂園既葬之明年其子秀升求余表其墓余方居父憂疚痛煢煢未能有以應也又明年服既闋檢秀升所自爲墓誌感歎流連潸淫淫不自已雖痛不能文顧烏可以無言哉余自戊戌至京師始交公往來相造無虛日寒燈旅舍中見公時撫案讀古人書每至羇人勞士秋風春雨之什哀聲亮節凄然不可聽余曰何爲其然也曰母老家貧歲馳驛駛求三釜而不得嗟寸草以誰言余亦憮然淚下悲公之志與余衷相感也於是余兄事公公亦弟畜余相與訂古人雞黍之約亡何庚子春公母訃至衰麻就道

時余長吟送公執手欷歔蓋不知涕之橫流也越數載余以母憂自山左歸公來弔余欷歔痛哭一如余送公時乙卯余又遭父憂歸而公則已歿二載矣公之將歿也語其子曰吾家三世砥節礪行積學未顯我尙思博一第以申前人之志今巳矣雖一官一邑亦遂願矣蓋其惓惓於親之心至於歿不忘如此嗚呼公前後京師十餘載九試春官不獲一遂其報親之心余雖倖躐一官而數載之中疊遭釁故其遇不同而其爲終身之憾則一此余所以悲感流連於公而不能以無言也公諱殿詔字元士桂園其號也世居臨川鹿原里生十六年而孤克自勤於學年二十

四補弟子員又四年乙酉舉鄉薦皆嘅然有遠大之志乎亥吏部以縣令檄取赴都將行得疾卒於乾隆癸丑十一月十九日戊申壽年五十六娶羅氏繼娶何氏子一登俊郎秀升縣庠生女一適羅遇祿早卒秀升讀書卓犖能出其羣蓋公所不得致於其親者將於其子發之乾隆六十年十月乙未葬公於本里仙人駟掌山公强識博聞然能規大略細不溺於俗平居安貧守介未嘗一至邑宰之室其與人和易難容凡里黨疑難忿爭嘵嘵不可近者卒片言以解以故邑人士咸知公學行粹美相率稱譽公不衰余獨悲公之志以其所以惓惓於親者揭而書之俾知

公所以不獲致之於其親而必將得之於其子者有如此

是爲表

阮母甘孺人墓表

新建竹山阮氏以孝友名其家首曰同爨閤門之内雍雍無異言阮氏自六閤公積學篤行子見田公始以孝廉起家爲河南通許令歷武選同知於是見田公子五人孫二十餘人兢兢以學行相厲期不忝先世故其家政之善若此在易家人之占女貞爲難時長公夫婦宦西蜀次公裕堂君元配甘孺人實以次長營治家務事無鉅細一以仰孺人孺人卒之次年其家將謀葬於西山之陽桐城江君起亭爲之誌諸子猶未足也以父命丐余爲表余惟孺人之行江君誌之詳矣余又先爲之誄則奚以煩言爲又數

月再三請不已余終未之應也乃泫然泣曰吾父中年得子愛憐之深以故先妣督責特嚴不孝兄弟知從事於學今不幸失吾母誠恐忘他日訓得師一言揭諸墓左不孝兄弟觸目警心庶其卒自厲焉否則惡敢以瀆先生余曰善矣子之欲表其親也非以爲名而以之立身若是則余何吝焉孺人生乾隆甲子十月初六日卒嘉慶巳未六月初九日年五十有六子五人長爲景嘉慶戊午舉人次爲晟邑庠生次爲時爲晁爲曦俱業儒爲景爲晟爲時爲晁皆從余遊故求余文甚力爲景爲時孺人出爲晟爲晁爲曦側室艾氏出女六人先是孺人六乳皆不育亟爲夫置

側室已而與側室皆連舉子孫二人孫女二人江君曰世之以言諛墓者構虛不經今語孺人事得無疑其已細然孺人居家稱孝既嫁稱順相夫子稱令妻而樛木逮下畫荻督子事孰過於此乎江君蓋可謂知言江君又誌爲景與其從兄爲昆爲選同榜僑里中持羊酒賀觀者爭集孺人曰向余所以苦督兒者爲今日也賴惟前人光以有今日雖然稽古之榮此一階耳及北上孺人曰爾與諸兄並纘聯鑣皆祖宗積善餘慶所致其可不善承之乎蓋孺人之訓勉其子若姪惓惓不忘先世有如此是故爲景兄弟而無欲無忘其母也則已而欲無忘其母則孺人之言終

身誦之可也以榮其親以無忝其先人又奚他求焉於是

裕堂若璋爲景兄弟再拜以謝曰某敢不益勵諸子積學

篤行以無忘先生之命遂書之以爲表

鄒元齋先生墓誌銘

古者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禮之外非與聞也庚戌奎自山左奔母喪至家居數月鄒君翰衰服立於門以其父元齋先生之將葬也求爲銘且曰吾子斬然衰絰之中誠知不可以文請顧先君於吾子有一日之長而不肖孤又力未能以他求也吾子於誼其烏容以辭奎於是與翰相嚮而哭悲夫悲夫誠未有以辭也按狀先生少孤貧兄躬耕課之學稍長憂憤自厲聞同邑張東峰先生者名士也負笈請從東峰憐其志居一年令子姪受句讀以故得盡究其學雖老試輒往然竟不得志以歿先生事母孝

君喪不違禮與宗族言必歸於孝弟立宗祠修譜系子姓雍雍悉化於善嘗以貧不得爲族人立義學以爲憾性豪邁善排難解紛其以夫婦兄弟閒一日之隙使人得媒蘖之以隳敗其綱常名節藉先生一言而油然以解者殆不可勝計里之人咸稱之其大略如此奎年十一時從先生受訓故厥後衣食鹿鹿未能竟先生之學無以測其深然卽其所狀若是其所以範一鄉之人爲倫理名教之所賴而存者不可謂不厚矣夫德盛則道存行篤則心安學之本也本得而名斯後焉而又烏容以遇不遇之閒爲先生鬱鬱也乎先生諱廷揚字枚臣元齋其號也世居臨川桂

林里生康熙壬辰三月初三日卒乾隆戊申十二月二十八日年七十有七娶熊氏子四人長即翰次愼次治次新養女三人俱適望族孫二人孫女三人俱幼翰等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里某山銘曰

幽人之光是幽是藏是用啓其後人以大以熾

節母曾孺人墓誌銘

予自昔與曾君壽田同爲郡學生交最善因識其從兄任田數載任田卒又二十年而任田之子大乘聰明磊落立志爲君子不染於俗予於是復與大乘友善一日壽田語予曰凡大乘所以能爲君友者皆其母之力也予謂母之於子其漸摩教育之力最大而其出於寡母爲特難母固能爲其難者矣時大乘方以其母之狀示予予按母姓饒氏同邑孝廉諱文極孫女父諱品偶伯叔皆名諸生年十八歸任田生三子長先殤不十年任田以疾卒未一月而幼子又殤僅存一子方數歲卽大乘任田二弟其仲相繼

殞季遠遊不知所在母一身事舅姑撫弱子而家甚貧零丁孤苦世丈夫或不堪任而母拮据操持不少懈其志姑病淹延扶持寢處凡兩載舅姑繼歿母執三年喪克盡禮大乘既長日夜奉母訓磨礪嗚咽教以為人之道俾毋忘其先世嗚呼凡若此可不謂尤難與然母居恒每念家世衰替一子復孱弱幽憂成疾未幾劇甚幾一載大乘禱於神又私念萬不得以身代倘獲見一孫亦庶幾聊慰吾毋已而毋竟無恙丙辰歲大乘遂生子毋旦夕撫摩甚慰曰吾死不恨矣是歲六月十三日母卒距其生乾隆癸亥三月十五日年五十有四大乘痛母劬勞既不得已念非

善地足安體魄何以慰母身後竭瘁三載得吉壤於九十六都寶光亭側將以嘉慶己未某月日葬而謂予宜爲之銘壽田則遂覽其說曰是宜銘予惟母苦節之難若是又能使其子必爲君子是宜銘然則予烏乎辭是銘也銘曰

古人有言石可朽銘不滅若母之銘其信然蓋不係於文而以其節嗚呼節而不壽報於其後藏之固之與天地久銘不可滅石亦不朽

節母紀孺人墓誌銘

母姓趙氏余族大綱汝祿君之配克以孝謹事其舅姑勤勞佐其夫子爲族黨所稱汝祿君之卒也家甚貧母年三十餘拼擋拮据教其孤子德中德中稍長泣曰母勞勤若此兒不能事母奚以書爲請於母願更計母曰苐能勤農商皆本計也然自是督其子益嚴德中過龍溪必詣余家間嘗述其母勤勞與其所以督責之嚴之意引躬惕惕若不自勝余幼從祖父旁見之蓋心識母賢而又知德中之必能有以事其母無疑也其後家漸裕德中連舉子延師其家禮甚至母曰吾無愧夫子於地下矣母生康熙巳卯

三月初六日卒於乾隆戊子十月初三日年七十歳又十
七年德中始獲吉壤於臨邑長源里將以某月日葬而請
大奎爲之銘時德中有子四人孫一人銘曰
家人之占利女貞水澤成象節道亨是安是鬬後嗣與

仲弟曾廎壙誌

仲弟姓紀氏名大婁字曾廎嘗愛易坤六二直內方外之旨因自號敬齋世居臨川龍溪里父松軒處士封文林郎母何氏贈孺人余兄弟七人弟其次也生乾隆戊辰十二月二十日辰時卒於乾隆庚戌七月十一日申時年四十有三娶萬氏生子男三人長應鍾殤次應鐙幼應銀女一人以某月日卜葬某山之某向其兄大奎以父命爲之誌嗚呼凡吾之所以讀書得專志於學以庶幾事親無失其心者皆吾仲弟力也今仲弟歿矣吾其

何以自立耶吾其何以慰吾親之志耶悲哉痛哉悲
哉痛哉仲弟自總角與余讀書偕臥起頃刻不忍離
年十四度家貧不能俱卒業以余孱弱不任勞也請
於父願力穡然每夜輒伴余讀至夜分趣之寢不聽
又勇於任事不知自愛其力以故勞勤常得疾既長
私念貧益甚不欲以家計累親一切事身綜理之凡
弟婦簪珥衣物典質盡終匿不言嘗謂余但讀書勿
以家事在心也如是者二十餘年乙巳同余之官山
左令故繁職僕隸輩大率奸藪莫可悉詰仲弟佐余
一切簿書徵會出入稽核無鉅細罔弗周於人之情

僞洞若觀火賞罰進退嘗爲余言之燎如也自闇以
內外無所窺伺戚畏之暇則書古格言滿壁間尤愛
王陽明立志說作小楷扇時以自覽又嘗大書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恕可成德儉可養廉十六字於余齋
中以勖余也余公餘則從詢先後天河洛之說先是
仲弟喜學壬遁家言射覆多奇中嘗爲余言世俗遁
甲之術不可用欲正之至是與余論易始棄曩所學
喟然欲以學斯道爲心每謂余祿仕固養親然不可
久戀宜作勇退思蓋仲弟於富貴貧賤得失壽夭之
際言之了了然余未能及也仲弟旣以佐余故積勞

得痰疰病已酉母訃至病益劇先馳歸余以姪代攷明年四月始得歸歸三月而仲弟歿自仲弟之歸至於歿未嘗及妻子一言惟以先大父及母未葬故山沮濕叢多水蟻患而時俗堪輿家或不通地理根原不得親擇壤地爲念又以所厚族伯某夫婦已故子亡孫幼諄諄以禍其墓及助其孫娶爲囑先是族人以仲弟明斷諸疑難事多引決可否仲弟與人侃侃勸善規惡不少貶卒之日若隱呼諸故老名爲區畫舊事剖析曲直狀語微泚不可辨末云總要善總是忠厚好而已蓋其勸善規過之心至於死不忘如此

初仲弟病惟自製方藥不肯延醫者且曰余病不可治尚當三年支耳及歸强醫之醫者視其掌背骨黯然黑仲弟引手令刺之聲戛戛然醫者色變仲弟言談自若醫者歎曰吾未嘗見斯人也然病卒不起至是果三年其可哀也已余之歸也以易占之得豐之九三曰折其右肱以余視仲弟若左右肱也嗚呼天柰何折吾肱之速乎銘曰

父在吾與諸弟共事之子幼吾與諸弟誨而字之一死生齊彭殤此吾弟之所得而無待余言以致之嗚呼吾弟其安且慰於斯

仲弟卒之數月卜葬祖塋余既爲此誌未幾以形家言中止越六年丙辰始改卜祔葬於祖考墓側壙中僅約略誌其年月而是篇仍錄存家乘以不沒其行事之詳云

阮母甘孺人誄詞

西昌阮氏以累世孝友積爲祥瑞官績人文蒸蒸日起已未九月延予主講席予以孟冬之朔至其家諸子弟雍容謁見彬彬秩秩有王謝之風時融軒刺史仲弟裕堂先生方切悼亡之痛其子爲景次日始以衰服見貌癯而色戚且泣而言曰爲景不孝今歲獲與計偕方欲厲志進取以答劬勞而遽遭吾母之變吾父將以月之十日爲吾母發引爲景摧心飲血莫可爲懷幸吾師一言以誄之感且不朽於是出其尊君所爲內狀再拜奉於几上予讀其文委婉而曲盡悽愴而篤至何其悲也孺人於先生爲賢婦於

爲昆兄弟爲賢母古之所謂禮法名家者曷以過之而曾不踰六十以殁嗚呼其信可哀也已遂爲之誄曰

惟阮家世如古義門百口同爨孝友是敦男正邑難女尤不易孺人居之克貞其位兄公伯姒遠宦於西日梱以內孺人治之數十年間家無訢誶穆穆雍雍八而彌愛吉夢之占始焉不育諄諄置貳廣其似續善氣所鍾克篤其慶瑶環瑜珥後先掩映時則夫子實居中年丈夫之心猶多愛憐孺人濟之以嚴以厲愛而克勞曾不少貰戊午之歲長嗣奮興偕其羣從三鳳飛鳴世澤之祥名門之瑞未艾振振昭哉積累婦道母儀克稱形管所不足者壽之脩短

年不可期德不可沒爰作此詞幽光永發

誌亡嗣應錕盡筆

嘉慶十年秋八月二十日庚子余嗣子應錕歿於京邸越三日以鄉人回舟之便匆匆歸葬旣瘞之次日撿書籍遺墨得絕筆一小摺右書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人識得其中意許君親見伏羲來小注偶意二字此平日聞余與友人誦此詩今忘其三句自以意足之也左書反求諸已而已矣七字小注盡筆二字背書道不遠人四字蓋自知筆盡於此作安歸之意矣不知何日書意當在中秋之夕是夕以前猶日日作字次早問余今日十六耶若有所憶者是後不復作字矣兒似有志向道惜年不

永然能了了然作此譫語病中語不及他殆庶幾克善其死者與歿時目暝神安氣色和平絕無苦態庶幾或知命者與未可知也所存張江陵經筵四書一部周易本義一部四書反身錄一部身世準繩一部人同錄一本色戒錄一本地理十二看一本皆其在京自購者先考行述一本敬信錄一本余所付者敬義堂家訓一本又再錄一本余詩文雜稿四本筆算一本河洛理數一本皆其自手錄者又雜錄雜近溪先生語數紙蓋余月前借觀近溪先生一貫編每余外出時所竊鈔者又雜錄余與友人答問語數紙陰騭文字帖數紙自製算籌一具藏於篋兒為余仲弟

敬齋幼子自爲余嗣以貧故廢學習貨殖業數年矣壬戌侍余來京始得習聞教語言動循循去年來又嘗學靜坐儕輩往來中頗能不爲俗情戲論所移既殁余悲痛不自勝撿得盡篋書乃稍稍慰耳恭壽殀何常彭殤俱盡苐此道中稍有向往之志心得所歸雖未獲遽有成亦庶幾稍不負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耳兒果能然耶或未耶兒他無嗜好頗喜吹笛圍棋病中猶往往爲之殆見余平日不甚惡絕此之故是余過也是余過也自今當永絕之兒名應錕字韞夫生乾隆癸卯二月十九日卯時卒年二十三娶余外祖何龍岑先生曾孫女初生子逝晬三歲殤又生子

逝時今四歲嘉慶乙丑九月朔世父某記

雙桂堂稿卷五